



告别新疆

张迎亚

下午3时25分,飞机开始滑行,航站楼上方“库尔勒”三个字在阴云密布的天空下缓缓消失,我们告别了新疆。

我们是在一路歌声中告别新疆的。

清晨,一行人将行李勉强塞进小而破旧的线路车,还余一个箱子无处安放。副驾驶位上的阿群自告奋勇地抱起它,一路负重。

车吭哧吭哧地出发了,仿佛随时都会有哪个零件突然脱落,人在途中的窘迫感笼罩车厢。树哥建议,我们放歌吧。这是每年万里行为了暴露各人的音乐品位而设置的“固定节目”。

阿群自告奋勇地率先将手机连通车载蓝牙,放起了歌,既有时下热门的抖音神曲,也有郝云、赵雷的深情民谣,光放还不过瘾,他还得唱,很多转音都唱得流畅而漂亮。

这是个养狗专家,家中有藏獒、拉布拉多、边牧、苏牧等各色狗共7只,采访中但凡遇见养狗的项目部,他们都习惯性地掰开人家的嘴,根据牙齿生长情况判断年龄。这是个消化系统异常发达的吃货,大口吃肉,大杯喝酒,还不忘在闲时寻觅超市,那么大块头的一个人,无比珍重地拎那么小的一只装满零食的纸袋子。这是个和酒店前台、的士司机等各色人等都能快速熟络的无障碍交流者,从他身上,你总能一次次感受到什么叫热爱生活。

我们是在吐和高速上的疾驶中告别新疆的。

窗外,阳霞镇、野云沟、阿克墩、策大雅、库车、库尔楚、铁门关、30团……一个个路牌撞入眼帘,再飞速退后消失,每个名字背后都藏有一段故事。

阳霞镇的天山脚下曾驻扎一支伞兵,当晚霞褪尽,明月升空,白天近在咫尺的天山就变得很黑很黑,很远很远,如一只神秘的猛兽安卧在地平线上。我就一直一直望着那轮即将圆满的秋日明月朗照天山,一如当年望着一轮如钩的春日明月朗照巴山一样。我把防晒手套永远遗忘了在那支队上,我不知道那副手套如今已漂泊到了何方。

库车市牙哈镇的集市上有很多着花裙和长袍的维吾尔族大妈,花裙是极艳的色,每走一步,裙摆就轻轻晃一下,不是张扬的摆,是贴着脚踝扫过去,又随着下一个脚步微微扬起。集市消失后,车驾人秘不见人的天山内部,青灰色的干涸河道、寸草不生的血红色荒山、溪流尽头半遮半掩而终于出现的井架……一层层揭开面纱,轰然入眼。

然而,无论这些图景再独一无二、再纤毫分明,也终是往事。我终究彻底告别了新疆,落寞、潦草、惶急。我这才发现,我总在关注人们的到来,而从未好好抒写过离开。

第一次奔赴西北的供电女工在打点行囊时,挑挑拣拣,几番取舍,终于选定几身劳保用品、几本专业书、一套文房用品装入行李箱,却还是在摩肩接踵的旅途中丢失了一把雨伞、一副手套。面对远行,一位身经百战的女工、一位久经风霜的母亲,不过和一个孩子一样惴惴不安、忙乱无序。

肩负开拓西北市场重任的那支石油计量器具检测队初次赴疆时,将所有精密检测设备装到小推车上,谨慎地推上火车,在两天三夜的漫漫行旅中全程看护,寸步不离。行色匆匆的生意人、悠闲欢快的旅行团不会知道,这队人马推的不是什么从市场上淘来的脆弱易碎的瓷器、不耐挤压的水果,而是他们的身家性命,以及一个整体集体生存延续下去的所有希望。

还有初次入疆的采油人在夜色中看到三千年不倒不腐的胡杨树,只觉得像一张张可怕的鬼影,直到天亮后才看清了它盘根错节的倔强模样;还有在面对新疆、上海两个去处时毫不犹豫选择前者的新疆女工,终于在日复一日的奔忙中爱上了巡线时芦草划过裤管的沙沙声,爱上了独自走过荒原时的蓝空无声,和胸腔中的一声声无比安宁、强健的心跳。

那离开时呢?当他们历尽岁月而终于习惯了西北的苍莽大地、炽烈日光,和清晨傍晚时分无比清凉的风,却终于要挥手告别时,会不会也像今天的我一样,疲惫、落寞而悲伤?

傍晚6时30分,飞机降落兰州中川国际机场,天异常蓝,风异常凉,甘肃的秋,比其他地方来得要早。

夜宿机场附近,飞机起降的隆隆声不断传来,继续记载着人们的到来,与离开。

(作者来自中原油田)



石榴花开映天山

新疆的馕

李晓

一方山水养育一方人,一方山水也孕育一方食物。在广袤新疆的山水里,诞生了一种食物,它就是馕。

那年春日的一天,我爸爸坐在老藤椅上翻看着家里老影簿,突然喊出声,哎呀,我想你三叔了,想吃一口馕了。

我爸说的三叔,就是他的一个堂弟。三叔19岁那年,一个人去了新疆,在那里成了家。那年我去新疆看三叔,在他家墙壁上,还挂着当年离家出走时带去的一把红油纸伞。

在三叔家,他递给我一块薄薄的饼说,这是馕,新疆人天天就吃这个。我拿过馕,在嘴里嚼着,面粉发酵后的筋道、芝麻的烤香,甚至还有新疆大地上泥土的气息,让我对馕一见倾心。

食物进入了血液,真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相貌,我见三叔的一张粗犷大脸,已和新疆本地人差不多了。

馕,是新疆人的最爱,它散发出粮食最质朴的美。一个从新疆离家的网友,是这样描写的:馕,这个发音像云雀翅膀般高亢明亮,在馕的暗示下,让我们来吃这种食物,这种混合着泥土腥味和麦子香味的圆形薄饼,它携带着大地的温暖——因为它是紧紧地贴在拱形的馕坑壁上烤制出来的。

在乌鲁木齐的清晨,是那些早早起来打馕的人,唤醒了一个熟睡之城。馕,大多由面粉、盐水、芝麻、洋葱末构成,这是最简单的食物,在简陋的房子里可以制作。打馕是一个辛苦的老行当,也是一种民间智慧,一般都是男人上阵。馕的表面还有传承的古老花纹,那是一个叫馕馕的器物,扎在馕的表面,好比打上一个沉沉的邮戳。看那些打馕的男人,让你欣赏到劳动的美,是劳动,让大地上的人生生不息。馕像透明的石榴,一个个摆放在泥坑边,灵动而朴拙,尤其是那种薄薄的馕,俨如烤馕的维吾尔族女人彤红的脸,都映照到馕坑壁上烤制出来的。

在乌木齐城的清晨,是那些早早起来打馕的人,唤醒了一个熟睡之城。馕,大多由面粉、盐水、芝麻、洋葱末构成,这是最简单的食物,在简陋的房子里可以制作。打馕是一个辛苦的老行当,也是一种民间智慧,一般都是男人上阵。馕的表面还有传承的古老花纹,那是一个叫馕馕的器物,扎在馕的表面,好比打上一个沉沉的邮戳。看那些打馕的男人,让你欣赏到劳动的美,是劳动,让大地上的人生生不息。馕像透明的石榴,一个个摆放在泥坑边,灵动而朴拙,尤其是那种薄薄的馕,俨如烤馕的维吾尔族女人彤红的脸,都映照到馕坑壁上烤制出来的。

馕,在新疆有源远流长的历史,在哈密,有一年就出土了3000多年前的馕。一个在发掘现场的新疆人,见了那馕,号啕大哭,那是对3000多年前食物的一种敬仰。

馕在这个最辽阔的大地之上传承,一直没消失,它是最忠贞的食物,诚实地伴随着新疆人岁岁年年的生

活,抚慰着新疆人的胃和乡思。而今,在维吾尔族人的婚礼上,主人向新郎新娘发放的食物,还是馕,新婚入

的人,蘸着盐水吃进去,据说吃了这种食物,可以天长地久地相爱,静水深流地过着日子。一些新疆人踏上旅途,怀中行囊里,装的还是馕,遇到一条清澈的河,停下来,把薄薄的馕抛向上游河流,再掬起清亮亮的河水洗脸,等馕在河水中漂下来,顺手拿起吃起来,再喝上几口河水。这情景,有一种天赐食物的意外惊喜。

在乌鲁木齐街头,一个戴瓜皮帽的男人手掌托起的馕高过头顶,有一种深刻的喜悦藏在脸上皱纹里。我还见过一些老人把馕蘸进奶茶里吃,就像我们这里的人,把油饼泡在豆浆里吃。吃了馕的老人,面色微红,靠在墙边打盹。这让你想起一种很古老的食物,喂养着一种古老的生活,而一个城市的灵魂,往往就不动声色地藏在这里面。

有一户卖馕的新疆人家,儿子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,儿子进京前的头天晚上,妈妈为儿子烤熟了一袋馕。儿子说,妈,还吃这个呀。大妈说,不吃这个,吃啥。儿子到了北京,对馕又开始了思念,却吃不到正宗的馕,大妈居然做了馕,坐火车送到了北京。大妈告诉我,这馕啊,走到哪儿也忘不了。

我突然发现,馕在新疆,是一种食物绵延下来的朴素感情,是亲人之间的慰藉,是哺育他们最初的乳汁,也是他们热烈赤诚的心。这也是一种简单诚恳的生活,却有着命运与命运的相依相偎。

(作者来自中长燃公司)



戈壁滩上谁在歌唱

王明新

石头珠子串起来,成了一串特别漂亮的项链。

我们看了,先是瞪着眼睛,说不出话,接着忍不住啧啧称赞,到最后,满是羡慕。

这时,所有人才恍然大悟。小蔡有个女朋友,两人都是学地质的,在大学里,他们恋爱了3年。毕业后,小蔡来了钻井队,女朋友去了油田的地质院。这串项链,是小蔡要送她的礼物。戈壁滩上手机信号差,井队又是24小时两班倒,上井又不能带手机,他们平时很少能联系上。

终于到了小蔡轮休的时间,钻井队的值班车,把轮休的人送到镇上的汽车站。有人转车去火车站,有人转车去飞机场。小蔡走的时候,高兴得很。他说这次回来,要把女朋友带到队上,到时候请大家喝喜酒。可不是嘛,小蔡年纪不小了,30岁生日都过了。我们说着祝福的话,把他送走了。送走小蔡,我们也开始捡石头,专捡小蔡之前捡的那种,盼着也能串条项链,或是手链,将来送给自己的女朋友。虽说我们大多还没女朋友,但人活着总得有点盼头。我们都相信,牛奶会有的,面包也会有的。哪怕我们钻井队里,除了那位新来的女大学生,再没别的女工了。

轮休结束,小蔡回来了,只有他一个。我们偷偷瞅小蔡,没看出他情绪有啥不一样。他照样有说有笑,该吃饭吃饭,该睡觉睡觉,干活儿反倒更卖力了。唯一的变化是,小蔡不再爱捡石头了。有天夜里,我们听见戈壁滩上有人在唱歌,是个男声,调子有些悲伤。我们开始替小蔡担心,可越担心,越不敢问他。

又过了很久,我们发现了一件事。小蔡的徒弟脖子上多了串石头做的项链,不过,是串新的。我们相视一笑,看来,之前的担心,是多余的。

(作者来自胜利油田)



燕燕 AI制图

